# 我家有女年十八\_我家有女年十七优美散文

来源：网络 作者：梦醉花间 更新时间：2024-06-20

*“生命是一次偶然/每个生灵都拥有难忘的起点/新世纪初年那个明丽的八月/你姗姗来到人间//百日后你每月的感冒发烧/我们开始揪心而无奈地接受/木车里的小手如绾花一般/马路上你蹒跚学步/连子中的花木也为你今生祝福//如今/你将曲婉而自然地迈入...*

　　“生命是一次偶然/每个生灵都拥有难忘的起点/新世纪初年那个明丽的八月/你姗姗来到人间//百日后你每月的感冒发烧/我们开始揪心而无奈地接受/木车里的小手如绾花一般/马路上你蹒跚学步/连子中的花木也为你今生祝福//如今/你将曲婉而自然地迈入三岁的门槛/一千多个日夜有摄不尽的灿烂和变幻/我们倾情而永恒地为你/留驻昨天”

　　这首诗我在2024年夏为即将三岁的女儿所写。那年春天铭刻进全体国人的“非典”记忆。全国交通几近停滞，每个人被迫待在居住地、暂住地或他乡异地。学校放假，我正好在家带孩子，索性借来校办最先进的录像机，和妻一起为女儿录制了一个月各个方面的珍贵视频。而后将此视频交由县城一家影楼刻盘纪念。刻盘之际，我写了上面《留驻昨天》一诗，附在整个视频之前，算作一个“序言”吧。

　　女儿出生在2024年8月。说来惭愧，我这个汉语言文学专业出身、搞写作的父亲，竟没有“争”得女儿的起名权，而是妻和她姐不知查阅什么老黄历或起名小册子，为孩子定名“杨懿靖”。难认更难写。难怪上幼儿园、小学时，老师首先问的是咋给孩子起了那么难写的名字，尤其“懿”字；我说：老师，让孩子写时直接划个“一”就行！

　　关于起名，在孩子一岁三个月时还闹过一场风波，并且差点把女儿丢了！不知什么原因，当时妻要给女儿改名，并花钱专门求于起名馆。我极力反对。十一月的寒天里妻坐车去起名馆，刚学会走路三个月的女儿哭着缠着要跟她去。妻将孩子丢给我，把屋门关上——当时我们一家还在子弟中学操场边的平房居住——我将哭闹着的女儿放出屋撵着妻，她又返回来把孩子关在屋里。如此三番，直到我出屋出小院看不见孩子，以为妻带上她走了。没想到半个多小时后，一位中年农妇领着我家哭着的女儿，由一位老师引着找到我们小院门口，叫出我来。我顿时愣住了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直听那妇女说，她在子中澡堂洗完澡，刚出校门时见孩子一直在哭，就领着寻到校园里来了。直到那妇女离去，我都没有反应过来，甚至忘了说声“谢谢”。之后越想越后怕——其实后怕的事以后还发生过一次。2024年春，在我打工的私立学校家属楼房里，三岁多的女儿和邻居小男孩在床上玩闹，她被挤掉在床下，头部撞在地板上，当时昏迷不语，微吐白沫。开始我和妻没有反应过来，还在等孩子苏醒。后来有人紧劝赶快送医院，一检查，轻微脑震荡。若严重至脑出血，那将留下终生痛苦啊！之后住几天院好了——养大一个孩子真难啊！也许这就是我和妻再也不想生第二个孩子的根本原因吧，任何人劝也没有打动过我们。就这样，那天下午妻回来，女儿又有了一个新名字：杨耘慧。这名字的三个字，再加上著名调和油桶上的“金龙鱼”三个字，成为女儿人生中最初认识的六个字——在搬至铜矿南区五楼的家里，像小男孩一般（三岁之前女儿一直像个小男孩）的女儿，蹲在小黑板前，认真而幽牙地念出来。2024年秋我出走打工，在吕梁一个私立学校时，妻还为女儿改名为“滨源”“宁娜”等，但只是随口叫叫而已。落户的姓名依然是“杨懿靖”，无法更改，直到上初中真正想改名，也因手续太繁琐而作罢。

　　说起女儿的报生落户，确是经历了艰难曲折。其他地方派出所我不知情，而我们所在矿区派出所有个土规定：婴孩出生一个月内必须报户口，否则罚款。因而凡有婴孩出生的家，都能被善意地告知这个土规定，我也不例外。在女儿出生的一个月内，我到矿区派出所去了多次，但都被告知，因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，暂时不办理业务。直到三个月后我为女儿报户口，主管的女户籍警让我见见所长。所长一看出生证明就说，我女儿报生属于罚款的情况。我一愣，随即陪着笑脸解释说，我来过多次都因人口普查不能办。他说，那不管，你在一个月内没报上户口就得罚款50元。我也认真起来：我在你们所门洞和院里等候时，浏览了墙上的各项规章制度，没见有一个月报不上户口罚款的规定呀？所长显然很生气：你咋能这样说？！我口气软下来，陪笑低声说道：“所长，你看，我这也是喜事，我直接给你20元，请别罚了吧？”谁知，所长不再说什么，将我女儿的出生证明翻过来，在反面顺手写上“罚款50元”字样。我一看气愤至极，对他自始至终坐在老板椅上拧来拧去的丑态，厌恶到极点。我没再说一句话，拿上女儿的出生证明走回学校。一到学校我就着手写出一篇询访材料，问问人口普查办我孩子的情况是否要罚款。而之前我曾读过省长给全省人民的一封公开信，信中再三强调，为配合人口普查，任何人任何情况报户口都不能罚款。我将写好的材料打印出来，第二天给县里人口普查办直接送去一份，而后分别挂号邮寄给市里、省里以及国务院人口普查办，至今记得当时负责全国人口普查的是国务院王忠禹副总理。

　　过了几天，我正在期末监考，市电视台记者打电话到我们教导处，把我从考场叫出来接电话，那边说他们已责成县里杜副县长给我孩子办理户口，现在办好了吗？我如实答道：“没人找过我呀？！”那头告我在家等着，他们一个小时赶到。天傍晚市记者一行三人来到我家，当时妻带上孩子回了娘家。我接待记者们并配合他们如实做了采录，最后他们将女儿的出生证明正反面都录下来，包括“罚款50元”的字样。

　　又过了两三天，我正在县里集体批卷，县公安局的车把我从批卷的学校接回子弟中学。一进校长办公室，我就看到矿区派出所那位女户籍警哭哭啼啼坐在沙发一角，反复说着：“原来我每年都被评为模范、先进，今年这样一曝光，不仅评不上了，而且还丢人啊！”而那位趾高气扬的所长像个瘪三，耷拉着头坐在沙发中间，自始至终没吭一声。站在校长办公桌前的公安局辛局长（后来知道的，可能是副局长）一再给我们校长说：“您让这位老师别告了，我们把他孩子的出生证明材料拿去办理，办好后给送过来。”我紧随其语：“我没告你们呀？我就是去封信问问，看我孩子的情况是否要罚款。”辛局长再说：“不管什么情况吧，我们给你办好送回来。”就这样，他们将我女儿的出生证明拿去了。过了三四天，也没等人家送，我亲自到派出所取去了。那位女户籍警说，过几天市公安处还要来查这个事，坚持让我给她写个纸条留几句话，就说我孩子户口办好了。我依允照办后拿着落上孩子户口的户口簿回家了。至此，女儿上户口的波波折折才算告一段落。许多年后，当女儿读到上述文字时，会作何感想呢？

　　女儿生命初始，还值得重点提及的是，百日后的三四个月里，每个月她至少高烧一次甚至两次，干烧，不咳簌、没有鼻塞或流鼻涕等症状，且非常准时。因而那几个月里，每到月中那几天，心里就极度恐惧，身心不安，惶惶不可终日。直到春节后的一个月中旬几天平安过去了，我和妻谁也不敢提及，仿佛提及就是念了某个魔咒一般。记忆中那几个月我频繁在冰天雪地里到职工总医院儿科找医生，后来甚至哪个医生都不相信了，只找儿科主任信任她。最让人心疼的是，一次女儿烧成了轻微肺炎，需要输液。妻一听输液需从孩子头部扎针，“哇”一声就大哭起来。我也不忍，揪心地看着邻居女老师摁着女儿躺下开始输液……那年我正代高三，当我上完课走出教室准备赶向医院时，我感到天地间灰蒙蒙的，而其时太阳正高照着……

　　当年的除夕之夜和转眼的大年初一清晨，五个多月大的女儿第一次响亮地叫出了两声“爸——”，一切的疲累、忧惧、揪疼等感觉瞬间冲淡了……

　　也许“苦尽甘来”吧！从来年的春天开始，一切都顺畅起来。在子中校园，红五月歌咏比赛如火如荼地排演时，我抱着女儿逐个方队观赏，她喜笑颜开，还伸出小手向师生们招手致意呢。因我婚礼没在老家举办，过后也没宴请，所以女儿即将迈入一周岁门槛时，我在老家院子里摆了四桌孩子生日酒宴，主要宴请至亲亲属和村里几位要好的同学。返回子中后的一岁生日当天，我和妻带孩子到照相馆拍下各种生日照、艺术照，还有一家三口的合影照——此后年年如此。晚上买回生日蛋糕和蜡烛，叫上小院里女儿的同龄小友醇（由她妈妈带着）、小姐姐玮，在一起过了个热热闹闹的生日。玮小姐姐送了一个毛茸茸可爱的小白兔玩具，女儿至今还保存着呢。

　　2024年元月初，我们一家从子中小院搬到了铜矿新楼房，与妻母米妈住在一起。刚搬入时，女儿高兴极了，很新鲜地不断在几个屋穿来穿去，在客厅蹦蹦跳跳，一连声地问：“这是咱新家吗？这真是咱们的新家吗？”一岁多的孩子当然还没有上幼儿园，但“六一”儿童节时，妻带上她观看铜矿小学生表演节目，并特意在“欢庆六一”的横幅前合了影。令人欣喜的是，女儿将近两岁时，已经能流利背诵22首诗，唱36支儿歌，会讲17篇童话。那年国庆放假我回老家收秋种麦，返回来时蓬头垢面，一进家门女儿打量着我认真地说：“爸爸，我喜欢你！”我登时感动得热泪盈眶……写到此，不由又想起我在青岛私立学校那年，还有我刚进老家县城新中学那两年，每次我离开家时，刚懂事的女儿或追着公交车或扒在窗户上，一再地喊着，招手，直到最后哭出声来看着我离去……

　　记忆中，女儿那年的热词、奇语还有不少。如她跟我看电视新闻，一口气能背出当时刚当选的中共中央九大常委姓名；临近新年，我们给她买过两三次葡萄干，一天她竟结合“脑白金”电视广告对我们说：“今年爸妈不收礼，不收礼呀不收礼，收礼还收葡萄干。”听得我们一家人忍俊不禁，前仰后合。

　　此外，女儿三岁到六岁上小学之前，还有一些无忌童言，或感到趣味盎然，或令人尴尬难堪。一次她大姨带着她去澡堂洗澡，女儿指着马路前方远远一男子的背影说：“大姨，我小舅！”她大姨越看越酷似，于是紧走几步叫了一声，当人家转过头来，一看不是，她对女儿说：“这孩子，净胡说！”这时女儿歪着脑袋模仿影视里的口吻对她大姨说：“我逗你玩！”我回到老家县城新中学的第二年暑假，女儿跟着我来学校玩。一天傍晚我带她在校园散步，走到寓居在看台下一位副校长房门前时，听到里面有人说话，我不由站住听听谁在房里，而后进去了。那位副校长和我同龄关系不错，一进门就问“刚过来”？我说“是的”。这时女儿揭发般地说：“我爸在门口听一会儿了。”在新学校开始的两年，我住单身宿舍，妻和女儿还没搬来。每周末我坐长途车来去。每次把一星期来需洗的衣物带回家里用洗衣机洗。一次我带了一条脏裤回家，下车竟忘拿了。两天后我带女儿到县城玩，正是那辆长途车返回来的钟点，我说咱去碰碰运气，若裤子还在车上就拿上，不在就算了。没想，一问，售票员说今天再没人来拿，就扔了。拿到裤子后，女儿坚持走着返回家。在路上我沾沾自喜地说：“真没想到裤子还在呢。”女儿马上跟上一句：“哼，人家老头拿走的话，你哪找得到！”我听后一愣。随即想起，那天我忘拿裤子回到家，随口说起在车上我旁边坐个老农，害怕我下车后被他拿走裤子的话。没想到两三天了她还记得啊！我们走了没多远，女儿问我：“爸，咱们走着回家有两大好处，你说，哪两大好处？”我不假思索地说了一条：“能锻炼锻炼身体。”至于另一条真不知说什么好。我问她，她很认真而调侃地说：“省钱呗！”

　　小学后期的女儿虽不再像两三岁三四岁时那么有趣好玩了，但却多了对家庭、人生和生命的理解、渐渐成长渐趋成熟的感觉。2024年12月，妻母米妈在职工总医院做手术，妻在医院伺候照顾二十多天。这期间，我独自照顾女儿生活起居，乘车上学。记忆中，从她出生，我还没有独自照顾她如此长的时间。那二十多天里，女儿显得很听话，各方面和我配合默契；在与她妈妈通话中问询姥姥的病情，问候姥姥甚至玩笑逗姥姥开心，并在一个周末让我带上她坐长途车去看望姥姥。我则扮演着父亲、母亲、教师、书店经营者的多重角色，但最用心的是照顾女儿的父亲加母亲的角色。那段时日我给孩子买最多的是牛肉、猪肝、火腿肠之类，后来看着女儿吃得都犯愁了，但也没有委屈抱怨。当时及此后，我都一直想到感谢上苍给了我一个独自照顾女儿的机会，让我对懂事的孩子直观地表现出父爱来，不然此生恐怕一直会淹没在她母爱的汪洋中。

　　2024年春节，女儿在铜矿趣味活动中赢得五尾小金鱼，回家养了没多久剩下三尾，之后又死了两尾，埋在我栽种的三棵香椿树的两棵下面。当时我和女儿开玩笑说：“另一棵香椿树在等着你最后一尾小金鱼呢。”在后来时日女儿精心养护，但我常与她开玩笑喊：“小金鱼死啦！小金鱼死啦！快来看呀！”没想到养至暑假的一天，小金鱼真的死了。女儿先是哭出声来，而后坐在沙发上默默流泪。很长时间情绪稳定后，女儿小心翼翼地用棉纱把小金鱼包起来，又用几层卫生纸包在外面，用一根细绳捆扎起来（犹如我小时候看到的死婴，被家人用小褥子包好，用一片苇席卷起来，再用一根细绳捆扎好，放进一个筐里拎出家门埋到野地里），我带着女儿下楼在另一棵香椿树下挖好小坑，她将包好的小金鱼放进坑里。我打开捆包，调整小金鱼头眼，让它望向我们家楼的地方。埋完后，女儿又摘来两束小花插在小金鱼没有坟堆的首尾处……女儿高一时还曾倾情过一只未谋面的淡黄色小鸡。是我从教学楼楼道捡回来的。叫声清脆，神态怜人。妻很喜爱，准备有纸箱小被小碗喂养着，并在晚上手机通话中告知了女儿并让她听听小鸡清脆的叫声，甚至用手机拍下来，去市里学校看望孩子时给她欣赏。女儿很喜爱，表示回到家一定好好玩赏。可是没等她回到家，小鸡死了。我们首先想到的是：女儿回来怎么交代。最后我和妻商定向女儿撒个谎：听人说一只小鸡不好养，送给有一窝小鸡的人家了。女儿回家听后很是伤感。我在女儿成长记录本中叙述了此事后这样写道：“孩子，一个人的成长是一个艰难的过程，它要经历风霜雪雨、喜怒哀乐，更要经受生离死别。只有这样，才能够很好地成长和成熟起来。”

本文档由站牛网zhann.net收集整理，更多优质范文文档请移步zhann.net站内查找